

致敬八一

新兵连

□ 宋维忠

对于所有当过兵的兄弟姐妹们来说，新兵连的三个月，在人的一生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绝对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每每回忆起来，总会让人感慨万千。

1979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身着新军装，来到沧州火车站，与沧州地区150名新战士乘车前往目的地石家庄。带兵的是新兵营王营长，他在车站广场将新兵临时分成五个组。王营长曾经到我家走访过，因为认识我，就任命我为一组的组长，负责清点人数、整队、集合上车。许多新兵来自农村，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坐火车，没有时间观念，火车就要发车了，还在站台上与亲人告别。我又喊又拉，才把我们这个小组的人推上车。在车厢里，有的不知道如何找座位，找不到座位又不知道站在哪儿合适。我在车厢里来来回回地清点人数，生怕漏了一个。记得当时穿的军装是冬装，车厢里的温度又高，加上车开后我一刻都没闲着，所以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后半夜到德州站下车，在站台上，我集合队伍清点人数，一个不少，向王营长报告，他非常满意并表扬了我。随后我们换车继续赶

路，到石家庄火车站，下车后又坐上军用卡车，奔向新兵连驻地，从此开始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我们新兵一连共三个排，每排四个班，100多人住在一间大教室里。教室的门上用两个棉褥子当门帘抵御寒风。50多张上下床紧挨着摆放在大教室里，教室中间盘着一个取暖的土炉子。我们吃饭也在这儿，值班的新兵们从厨房盛着米饭的大木桶和盛着菜的大铝盆抬过来。因为没凳子、饭桌，大家依次打了饭站着吃。节假日包饺子，各班将面和饺子馅儿领回来，自己和面、包饺子。饺子包好后，由于没有盛放的盖帘，只好用铺上一层报纸的纸箱壳代替。于是经常出现在锅里倒饺子时，将报纸一块儿倒进了锅里的情形。

新兵连主要是进行队列训练，还要上理论课，学习内务条令及时事政治。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出早操。正课时间进行队列训练。每个班由老连队选拔的优秀班长作教官。班长很严厉，新兵动作不规范，就会挨训。我在上高中时曾经历过军事训练，姿势、动作比较规范，所以常被叫出队列做示范。记得那时最累的是走正步的“拔慢步”——“一步一动”或“一步两动”地站

军姿，真是消耗体力。训练很苦很累，每天熄灯后上床，胳膊和腿都抬不起来。觉也老是睡不够，上理论课时总想打瞌睡，但仍然要使劲瞪着眼睛听课，那个滋味真难受。可是坚持一个月下来，每个人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紧急集合是我们最怕的训练科目。半夜里大家睡得正香，就听到一阵急促的哨音，我们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不准开灯，只能摸黑穿衣服、打背包。按照班长平时教的“三横压两竖”将背包打起来背上，把帽子往头上一扣，跑出去站队。紧急集合时间不固定，有时是晚上刚刚睡着，有时是早晨快要起床。有时紧急集合只是集中站好队就解散，有时就要出营房进行五公里越野跑步。一开始，跑五公里回来，大家个个狼狈不堪，有的背包带松开了只能抱着被子跑回来，有的跑丢了毛巾、袜子，有的甚至把鞋子跑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做到了两分钟就能集合到位，越野跑回来装备齐全、队形整齐。

在新兵连的训练科目中，有一项是持56式半自动步枪进行瞄准训练。“标尺一瞄靶心，标尺三瞄下沿，三点成一线”，我至今

还记得当时我们的班长操着河南口音说的口诀。由于我在中学军训时曾经打过靶，瞄准成绩始终在新兵里名列前茅。终于，新兵最盼望的实弹打靶来了。可是打靶前夜我突然发烧了，当天早晨起床烧还未退。在我的苦苦哀求下，连长决定让我参加打靶，并安排我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前往靶场。新兵第一轮射击，五发子弹我打出了48环，博得一片喝彩。连长突发奇想，让我代表新兵连与同在靶场的老兵比赛，我又打出了45环的成绩，与老兵打成平手，为新兵连增了光。

在新兵连训练两个月后，部队为我们配发了领章和帽徽。戴上领章、帽徽，年轻的战士们显得更加精神，指导员请来了照相馆的摄影师，专门给我们照了相。照片洗出来后，战友们纷纷寄回家里，向家人报喜。

就这样，我们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转眼间就结束了，大家就好像学生毕业一样，走向了各自的岗位。三个月的时间不算太长，但令人受益匪浅，为我的军营生活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新兵连里紧张有序的生活让我终生难忘。

（作者单位：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

□ 石靓宇

我曾在部队服役16年，值得回忆的事情不少，但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出国维和那短短的五个多月。这段经历使我真正明白了和平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军人的付出对于和平的意义。

2003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简称联利团，正式推进维和工作。2016年9月，我作为中国第19批维和人员中的一员，来到利比里亚。

初到这里，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外加几个铁皮板房，让人似乎一下回到了我们北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个偏远县城的汽车站。但事实上，这是当时我们刚刚到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罗伯茨机场的真实感受，所以这个国家的贫穷窥一斑可见全豹。

联利团每月、每季度、每半年都要对在利比里亚的各国维和部队进行核查，其中对装备的核查最为重视。我作为装备助理，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我们到达后不到10天就要迎来第一次核查，而面临的情况不容乐观。许多装备都已经服役10来年，而我们的营区所在地蒙罗维亚，有“非洲雨都”之称，降水量大，又是一个临海港口城市，且年平均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上，高温、高湿、盐度大，全是装备保养的“杀手”。40多台装备里至少有20台左右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其中5台需要大修或者更换重要的零件，而我们前期采购的零件需要1个月左右才能到。这是我们出国的“第一仗”，必须打赢，不能丢了我们中国军人的脸。于是，在大队长、政委的动员部署下，所有人加紧行动起来，大队领导带着翻译与联合国负责核查的官员进行对接，熟悉标准与流程；官兵们清整营区环境卫生；3个修理工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修理车辆；我负责到市区采购装备需要的零件……终于，在核查前一天晚上，最难修的一台装备修好了。我们以全部合格的成绩通过了核查，取得了“开门红”！当天晚上的例会上，大队长对我们提出表扬，“咱们工兵维和分队的第一个胜仗是装备部门取得的”，顿时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了。

这里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5月是雨季，由于雨水反复冲刷、浸泡和车辆碾压，一条主要道路路面出现严重受损，既有大土堆，又有深水坑，其中最严重的几十米路段几乎中断，严重影响当地居民出行及对各国营区物资的运输。天气多变、降雨频繁，如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水坑的填埋，情况会更加恶化。我们工兵分队采取平行展开、重点突击、交叉作业的策略，按照排水、清淤、填石、垫土，最后用轧路机碾压的步骤对道路进行修复、巩固。施工现场，官兵们冒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不怕脏累、无惧伤病，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将一个个土堆移走、一个个水坑填平，在极短的时间内确保道路恢复了通行。当地居民目睹此景，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联利团司令官接到道路已经高质量修复的报告后，称赞道，“中国军队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

维和官兵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我们执行修路任务的临时宿营地旁边是一所学校，有学生1000多人。很多学生没有钱买书包和学习用品，通常拿着一个本就来上学。中国维和部队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每批维和官兵都会从国内带来学习用品捐赠给当地学校。当我们把事先在国内采购的书包、文具盒等近千件学习用品捐赠给学生们后，他们都特别开心。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当地人都围着我们看、围着汽车转，他们说：“中国军人真是最友善的军人！中国人民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去年，我代表我们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检察院到一所小学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时，我给同学们讲了这句话。有句话说得好，“我们并非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如今，我已经脱下了“国防绿”，换上了“检察蓝”，手中的钢枪也换成了各种法律书籍。从坚守在抵抗侵略维护和平的第一线，转战到打击违法犯罪服务群众的第一线，我的信仰一直没有改变，我会时刻紧跟党的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全部力量。

（作者单位：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检察院）

我在维和部队的日子

□ 宫海军

闲暇时候和同事聊天，不经意间谈起军营的那些事时，整个人便不自觉地变得神采飞扬起来，一件简单的小事总是能让我说出一大堆关于军营的记忆。

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一个“新兵情节”。在新兵连的时候，早上起床号还没有响，除了班长之外，所有的新兵都会轻手轻脚地抱着被子到外面楼道里整理内务，然后躺在上面醒盹儿的，有趴在上面做梦的，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在用小板凳一遍遍地压被子，以便让它再整齐些。估摸时间快到了，再抱着被子回到屋里，装作刚起床的样子。后来班长告诉我们，他其实早就知道我们这个“小聪明”，只是不愿意打消我们“追求上进的积极性”。当然，这说的是刚到新兵连的事，经过了刻苦训练，我们很快就不需要这样的小动作了，听到起床号，一跃而起，穿衣、叠被、打背包……集合，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这就是军营，是磨炼钢铁意志的熔炉。

我在军营的16年，不断学习、不断成长。还记得转业的前一晚，指导员跟我谈话。他像是我的老父亲一般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我印象最深的那句是：“做事情别总把自己抛在半空之中，军人讲究的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听了这句话，起初我以为指导员是在担心我不懂得保护自己，什么事一味地追求“快”。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才渐渐明白“急功冒进、无所顾忌”确实不可取。

转业后，记得有年冬天天下了一场大雪，院里很多干警都自发地从自己的办公室拿了工具出来扫雪，干得热火朝天。见大家拿的都是小工具，我特意挑了一把大扫把，呼啦呼啦一顿狂扫，确实效率很高。可没等扫到一半，大扫把就由于受力过大散架了。身边的同事打趣说：“当过兵的就是有劲！”虽然大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但事后我静下心来仔细琢磨，也总结了一些浅显的道理：干工作，快自然是好，但如果不能事先做出预判，选择正确的方式，就是简单鲁莽，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这也正是教导员提醒我的。

离开部队已经好多年，我一直在用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因此收获了领导同事的肯定和认可。当然，我也曾有过疑惑、茫然，可一旦这种消极的情绪出现，就会有某种力量从身体里迸发出来，用积极、阳光将负面的情绪消解。我想，这种力量就是军人充满阳光、积极向上、所向披靡的力量，是军人骨子里不屈服、不气馁、不放弃的力量。

在我看来，“退伍不褪色”绝不是一句口号，这不只是对退伍军人的一种激励，更是一种期许，是军人优良品质的接续与传承。我愿用一名老兵的赤诚，至死不渝地守护祖国的和平与发展，守护人民的幸福与安康，守护世间一切的美好与期许。

（作者单位：盐山县人民法院）

一名老兵的心灵独白

军营 我留恋的地方

□ 赵增强

穿过军装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生命里那一段军旅生涯，忘不了那些亲如兄弟的战友，忘不了那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更忘不了那嘹亮的军歌和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豪情。

回忆军营的经历，每天的军号声安排了我们固定的生活程序，从起床号、休息号，到操课号、冲锋号……一天好几遍在营房的上空回荡。

刚到部队时，一切都是那么的横平竖直，院内整齐的绿植、干净的小道，室内床铺上的被子，甚至就连窗台上一个个小小的抹布都是四四方方，各种物品统一摆放程度以及内务卫生的整洁度，都让初入军营的新兵们“叹为观止”。

新兵训练开始基本上是队列训练，后来逐步增加了专业科目的训练。由于我体能不达标，便自觉给自己开“小灶”：每天晚上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做完再睡觉。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在新兵连结束时，我完成了各项训练指标。

下到连队后，除了专业训练和政治理论学习外，稍息、立正、看齐、卧倒、前进……日复一日地摸爬滚打，寒来暑往的一年四季，把一帮来自五湖四海没有血缘关系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亲如兄弟。那时候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屋里睡觉，在同一个训练场上操练，

唱着同一首歌，听着同样的号声，共同经历了从稚嫩到成熟。

在训练间隙或重大活动开始前，班排或连队之间，都会进行拉歌活动，“一班的，来一个！来一个。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那特殊的拉歌场面着实令我们愉悦开心。尤其是唱歌的时候，大家全身绷紧，嘴巴大张，青筋暴露，那阵势足以气吞山河。那不是在唱歌，是在嘶吼，吼出的是心中澎湃的激情，是青春张扬的力量，是军人独有的骄傲和荣耀。

20多年一晃而过，岁月已在我曾经稚嫩的额上刻下了一个个故事的印痕。如歌如诗的回忆像潮涌般一幕幕在眼前走过，双眸逝去的是当年的天真稚嫩，蓄满的却是属于自己的沉稳和智慧。

我庆幸自己一生当中有过军旅生涯，它丰富了我的人生，让我的潜能得到更好地发挥，使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我骄傲能把闪光的年华、多姿的青春，永远留在那神圣的军营，留在那绿色的梦里。敬礼！嘹亮的军号，你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敬礼！挚爱的军旗，你给了我坚定和智慧；敬礼！神圣的军营，在我心中，你是我永远留恋的地方。

（作者单位：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

□ 孔大龙

初次与我相识的人，看到我昂首挺胸走路的姿态，就断言我是一个当过兵的人。是的，这么多年来，走路总是沿袭了当年从军时的习惯。这一晃，离开军营已经快40年了。

追溯到1983年的11月10日，经过报名、体检、政审、淘汰等环节，我如愿以偿，怀揣入伍通知书，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子夜，与同县应征入伍的新战友们一起，离开了生养自己18年的故乡，乘坐铁路部门提供的“军列”，奔向心驰神往的绿色军营。

身穿绿色军装，融入火热军营，是梦想的开始。小时候，每逢看到村里播放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电影的片头，那闪着无数耀眼光芒的五星，总会让我幼小的心灵激荡，多么期盼自己长大后成为一名军人呀！终于，在1983年的冬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常规的三个月新兵集训后，我被分到了一个地对空高炮连队，并被定岗成了一名负责速度的四炮手。第

无悔从军路

一次看到那全身披着深绿色的大炮，我既感到新奇，又有一种无以名状的自豪。从此，我和战友们与炮为伍，担当起和平年代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

成为战士没多久，我在一次全团召开的军史大会上，知晓了我所在的部队是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英雄部队。诸多辉煌的历史丰碑，激励着我们这些新战士永葆部队优良传统，向着更高的目标去奋进、去攀登。

因为自己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到了部队也笔耕不辍，很快就被伯乐般的连首长发现了我这“小小千里马”。活跃军营文化的连队黑板报，被我用插图和小文组合得还算吸引眼球。有时候别的连队首长来我连观摩后，还请我也去帮忙为他们连队的黑板报涂鸦。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全团政治法律军史知识竞赛，当时我一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居然代表全营和另外两个营参谋一起对阵其他5个参赛队。我居中主抓主答，两个参谋成为我的临时“参谋”。经过几轮的激烈角逐，我们这个小团队

勇夺全团第一名，我也荣获团嘉奖，还获得了奖品——一个收音机和两个八磅容量的保温瓶。

入伍第一年的秋天，我所在的部队去黄骅港开展为期40天的实弹射击训练。那时候的黄骅港可没有现在的繁华，苍茫的渤海西岸上，放眼望去，除了能看到一垛垛闪着银光的盐堆，十里八里都看不到一棵长着翠绿叶片的树木，偶然发现一株小草，都会让人觉得生命的顽强。官兵们住都在军用卡车上，部队扎营的地点距离饮用水的地方有三四公里远，40天的时间里，全靠人抬铁桶去打水。记得有一次，我和战友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把水抬回来，却被人不小心把水桶碰倒了，水洒了一地。班长狠狠地批评了那个战士，直到我们都为他求情，班长才算消了气。是啊，那个时候，淡水对于在盐碱滩上生活的人来说好比黄金，一滴都极其珍贵。40天的野营生活，每一天都在极度紧张的训练中度过，距离大海不足一公里，却没时间去领略大海的风姿。实弹射击的那一天，随

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全团的高射炮一起怒吼，撕破宁静的天空，那震撼的场景展示了我炮兵的强大威武。

岁月如歌，我在部队一天天成长，从炮手转换成连队文书，后来又成为原北京军区教导队成员，再后来奉调到师里成了政治部文员、秘书，间或还写些消息或散文，邮寄给军报编辑部。慢慢地，署着我名字的小豆腐块儿文章零零星星被刊发出来，我也因此被战友称作师里的“秀才”。听到这些，我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在部队这所革命的熔炉里度过了难忘的六个春秋后，我离开了那熟悉的营房，亲密的战友，转业到地方。我做过省媒实习记者、县里的宣传干事，1998年进入警营从事外宣工作，至今整整25个年头了。从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青年，步入知天命的年纪，变化的是岁月的沧桑，不变的是军旅生涯练就的钢铁般的意志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

今年，恰逢中国解放军建军95周年，我为自己曾经是军营里的“沧海一粟”而自豪。从军营到警营，近40年的蹉跎岁月，时如流水，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人们在小康的路上越走越富足。我是见证者，也是守卫者。为此，我感到无上荣光。

（作者单位：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